

# 共鳴程式——論《尋琴者》的琴與情

## 一、前言

郭強生，台大外文系畢業，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。王德威曾稱其寫作風格：「寫人情的曲折扭捏處，精緻深刻，寫人間情緣的起落生剋，是拿手妙戲，尤其擅長自浮光掠影的片斷經驗中，抽取或苦或甜的感情意義。」<sup>1</sup>《尋琴者》是郭強生睽違十三年推出的小說，被王德威稱為：「郭強生創作迄今最好的作品。」<sup>2</sup>內容陳述一位極具鋼琴天賦的天才調音師，與一位即將邁入老年的商人，兩人相遇後在尋琴之旅中，回憶與感受過去與現今的感情故事。

在《尋琴者》這本書中，作者郭強生藉由鋼琴家表示：

每個人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共鳴程式，有人在樂器中尋找，有人在歌聲中尋找，也有人更幸運地，能夠就在茫茫塵世間，找到了那個能夠喚醒與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產生共鳴的一種振動。

可能是一種叫愛的東西。也可能是一種叫信任的東西。……<sup>3</sup>

我在仔細閱讀此文本時，也發現作者在描寫角色對鋼琴的情緒，及角色因這個情緒所產生的行為，或有所追求時，意外地都與角色當下或曾經的經驗能夠相呼應。這讓我認為，作者對於鋼琴的描寫，某一程度上是在描寫角色的感情狀態、經驗或反思，所謂「每個人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共鳴程式」，本文即以此為題。

在聲音相關研究中，「針對社會文本和文學文本中的各種聲音做出文化政治闡釋，既觀照文本中各種聲音的生產過程，也涉及聽者對不同聲音的感知、領悟和體驗。」<sup>4</sup>進言之：

聲音還能夠喚起人們對過去經歷的回憶，無論是有關家庭的個人記憶，還是有關民族的集體記憶，抑或是對於故鄉和親人的牽掛，這種「聽覺懷舊」（auditory nostalgia）時而會通過聲音將過去的記憶穿越時空重溫於現在的人物心中，時而也可以通過不斷重複而修復內心的創傷。<sup>5</sup>

---

<sup>1</sup> 台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，<https://db.nmtl.gov.tw/site4/s6/writerinfo?id=1484>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12月19日。

<sup>2</sup> 王德威，〈問世間，琴為何物？——郭強生《尋琴者》〉，收入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（新北：木馬文化，2020年），頁11。

<sup>3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（新北：木馬，2022年），頁85。

<sup>4</sup> 劉岩，〈聲音文化研究：界說、類型與範式〉，《外國文學》2021年第6期。

<sup>5</sup> 劉岩，〈聲音文化研究：界說、類型與範式〉，頁129。

循此，我們或許可透過鋼琴與聲音的描寫，連結角色情感上與回憶的連結，以探索聲音研究領域中，關乎「情感」面向上的寫作重點，包括人物背景或人物情感，都是洞悉本作品極為重要的元素。換句話說，對於「鋼琴」的追求是否就呈現了對感情的追求？

因此，我想討論作者以暗示手法呈現鋼琴與感情之間的敘事手法，藉由角色對鋼琴的想法，及角色對感情的追求，分析在這背後之間的關聯，總結鋼琴是否對於每個角色各別來說，都是具有特殊的意義，還是其實他們對於鋼琴的追求其實都有著相同的目標。正如研究者王德威所言：《尋琴者》寫出了人物唯琴——也唯情——是問，除了呈現了琴與情的關係，也呈現了情與物的對話，更進一步展現出「情為何物」的嘆息。<sup>6</sup>

我於下主要分析角色對「鋼琴」的情緒與感情狀態的關係，然後討論角色對鋼琴的追求與對感情的追求的關聯。正文一共會分成四個部分，分別對故事中四個角色：愛米麗、林桑、調音師、鋼琴家進行討論，並進一步探討這些角色對鋼琴的情緒與行為是否存在共同點。

## 二、 愛米麗的不滿與渴望

鋼琴對於愛米麗而言，代表著她對於與林桑這段感情的不滿意。林桑與愛米麗曾為戀人，在他們結婚後，林桑送給愛米麗一架史坦威鋼琴，然而作者以「愛米麗始終對於鋼琴的音色不滿意。」<sup>7</sup>作為愛米麗與林桑感情線的開場，簡要直接地描寫對於愛米麗來說林桑送的鋼琴並不符合她的期望，儘管她找了史坦威的專屬技師甚至是調音師進行調音與整音的服務，她仍然不滿意。作者藉由「供與求」描寫林桑對於感情的價值觀，以林桑的視角呈現林桑眼中與愛米麗的感情：

身邊哪個女人對他是毫無所求的。

愛米麗也不例外。否則一開始他也不會有這種閒情，出來跟一個大她二十歲的老男人一起吃飯，不是嗎？若沒供與求，人跟人之間又哪有真正的關係可言？<sup>8</sup>

從故事的鋪陳中，能了解到林桑確實有提供愛米麗金錢上的支持，愛米麗也確實辦了屬於自己的音樂會，但卻因為現實的因素，使得愛米麗的演出未能使她成為著名的演奏家，並以此維生。對於林桑而言，他已經完成這段感情的供與求，然而從下方文字中可以看出，在這段關係中，愛米麗對林桑的求除了金錢上的支持外，其實仍存在心靈上的情感依賴：

---

<sup>6</sup> 王德威，〈問世間，琴為何物？——郭強生《尋琴者》〉，頁 12-16

<sup>7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38

<sup>8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67

他以為林桑成為她的避風港後，她終於可以展開他夢寐以求的演奏家生涯。……但是她仍然能在幾間大學的音樂系理當兼任教師，還得加入同事們邀他共組的弦樂四重奏。

如果林桑能多一點音樂的鑑賞力，他應該就會聽見我所聽見的。  
那種內在基音的混亂，與自己靈魂頻率的不協調。<sup>9</sup>

然而林桑卻沒有發現愛米麗對他情感上的需求。作者以調音師的角度呈現「如果林桑能多一點音樂的鑑賞力，他應該就會聽見我所聽見的。」藉由音樂鑑賞力，描寫林桑對音樂了解的不足，實則呈現林桑對於愛米麗的了解不足，後一句「那種內在基音的混亂，與自己靈魂頻率的不協調。」完整表達了不了解愛米麗是因為林桑自身對於感情的不夠投入，連一個僅幫忙妻子調音的人都能知道他的煩惱，但做為丈夫的林桑卻無法。

作者藉由陳述兩人之間的故事，從林桑對於愛米麗煩惱的不了解，回答了「愛米麗始終對於鋼琴的音色不滿意」的問題。愛米麗為何對鋼琴不滿意？她並非對林桑送的史坦威不滿意，而是不滿意這段感情中，丈夫不了解他所煩惱的問題。後面作者藉由調音師表示「愛米麗的那台史坦威，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問題，她只是不快樂」，<sup>10</sup>證實愛米麗對於鋼琴的不滿，實則為對與林桑這段感情的不滿。

鋼琴呈現了愛米麗對於這段感情的不滿，也呈現了愛米麗試圖改變這段感情但以始終不滿意收場，而愛米麗對於林桑送的鋼琴的改變，是想得到她理想中的聲音，也暗示了她在這段感情中試圖做出改變，使林桑能夠理解她內心的煩惱，同情她夢想破滅的痛苦。林桑送給她的鋼琴對她而言，就是她與林桑之間的感情，而她對於鋼琴的追求，呈現了她對於這段感情的不滿，也呈現了她想獲得感情中能依賴的渴望。

### 三、 林桑對愛情的無感

鋼琴對於林桑而言，呈現了林桑對於與愛米麗之間感情的無感。作者在描寫林桑對於愛米麗的逝世以「沒有沉痾，只有失重的空茫」<sup>11</sup>描述，呈現林桑對於愛米麗的離開沒有一點難過，並以無言歌呈現林桑在面對母親過世與妻子過世時，對於林桑心理感受的差異。作者藉由無言歌代表林桑內心對於周遭人物感情的感受：

偏偏那格旋律從此嵌進了他得腦海，或是成了像過敏一樣的東西，感覺不

---

<sup>9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46

<sup>10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80

<sup>11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25

時總會聽見……這首曲子彷彿不停的變換成不同的形體在他身邊縈繞不休。<sup>12</sup>

作者在描寫林桑母親與愛米麗過世之後，皆藉由無言歌勾起林桑的回憶，但不同的是，當他聽到這首歌想起母親時，他以「太悲了吧？」<sup>13</sup>表達當下內心悽楚的感受，然而同樣情境套用在愛米麗身上時，他卻以僅感受到「失重的空茫」，呈現在這段感情中的感受，一如此曲「無言」。而作者在他生長背景中提到林桑在他生長的環境中，父親對於女兒會彈鋼琴的要求：

妹妹從小被要求練琴，在父親那老一輩的社交圈裡，女兒會彈幾曲鋼琴是為日後出閣做好準備，帶過去的嫁妝裡有一架鋼琴才顯得是有教養的人家。……

不是沒有暗自懷疑過，與愛米麗的婚姻，是不是某種程度上，彌補了他與音樂無緣的遺憾？明知道那架二手的貝森朵夫仍堪用，但還是覺得音樂家的家裡，應該有一架平台式而非直立式的鋼琴。現在想來，或許不完全是為了愛米麗，也是為了他幾都不知道的虛榮。<sup>14</sup>

根據他的生長背景環境，能看出他原生家庭中父親對於女兒要會鋼琴的執著，希望能藉此突顯出醫生身份背景在社會中的尊爵不凡，用鋼琴呈現出「就一個社會而言，聲音還可以彰顯社會形態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形式和生產方式」<sup>15</sup>的部分，藉此區別上流社會與其他社會階層的不同。而其他段落寫到「無形中他（林桑）也繼承了父親某種大男人主義」，<sup>16</sup>可見家庭對他的影響，使林桑有意識無意識中對於自己的生活，也投射了家裡有一個會音樂的女生的期望，同時，在與愛米麗相見的第一晚，作者描寫當下林桑「他想起了那個在日本甚少聯繫的妹妹。或許眼前的女子，正是父親對妹妹的期望吧？」<sup>17</sup>的內心狀態，可推測林桑受父親的影響，認為找一個音樂家作為妻子，才符合他對於家庭的想像與滿足對上流社會期待的追求。

那鋼琴對他而言是什麼？是他對愛米麗愛的表現？還是為了自己的虛榮？從作者寫到「力不從心，指得未必是那方面的體力問題。多一個人就是多一份牽掛。牽掛本身就是一件費力的事。」<sup>18</sup>可知，鋼琴對林桑而言並不主要是外人所看到疼妻子的表現，甚至，對他而言，感情反而是一種費力的事情。相反的，買鋼琴代表著一種社會地位，使自己滿足理想中父親那一輩對於家庭所抱有的期望。

---

<sup>12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24-25

<sup>13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24

<sup>14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30-31

<sup>15</sup> 劉岩，〈聲音文化研究：界說、類型與範式〉，頁 130。

<sup>16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44-45

<sup>17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45

<sup>18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68

作者在描寫林桑對於買鋼琴之後對於鋼琴的追求幾乎沒有著墨，那鋼琴對林桑而言存在什麼意義？作者描寫林桑做為一個音樂門外漢，他對於鋼琴是完全毫無頭緒的。除了那首無言歌，而這恰好反映了他對於與愛米麗之間感情的毫無所感，而從愛米麗的過世可以驗證，林桑對於這段感情似乎沒有投入什麼而能失去什麼，愛米麗的過世彷彿就是一個陌生人過世，對林桑而言「沒有沉痾，只有失重的空茫」。為何無感？林桑對於鋼琴的追求僅止於鋼琴的存在，只要鋼琴存在，他對於他家庭的想像就圓滿了，同時情感使他感到力不從心，因此他在與愛米麗的感情中也就止於「情的存在」。

#### 四、 調音師對他人認同的追尋

鋼琴對於調音師而言，呈現了調音師對於感情中認可的渴望。在調音師與鋼琴家之間的故事中，調音師與鋼琴家曾約定四手聯彈的表演，但卻因為一位金髮碧眼男子的出現，使得約定破滅，直到林桑請調音師教他鋼琴時，調音師才找回「他的心跳」。作者一開始透過調音師第三人稱視角，描寫回憶的過程中調音師以現在的自己去看過去的自己，然跳回到第一人稱視角描寫調音師現在的心境：

記憶中的少年，握著拳頭，指縫間夾著一根螺絲釘。他閉起眼，聽見鏢絲釘在絲滑般的史坦威琴身上，刮出一道長長的窸窣而尖銳的呻吟。  
然後他哭著衝出去，在巷子鐘頭也不回的拼命奔跑。他知道沒有人會發現他的失蹤而追來尋找。他只能繼續地逃跑。  
以為只能這樣了。沒有盡頭。直到再也不知，自己究竟身在何處。直到林桑讓我再度坐回了一架史坦威前，聽到自己的心跳。<sup>19</sup>

這段文字作者藉由鋼琴與心境的連結，呈現了對於調音師而言，鋼琴就像調音師從他人那裡所獲得的認可——與鋼琴家的約定破滅，使調音師認為自己不再受鋼琴家的認可；林桑請調音師教他鋼琴，對於調音師而言，林桑重新給予他認可，使他「聽到自己的心跳」。

比較王德威在推薦序中提到「那種震動，我們或者叫做信任，或者叫做愛」，<sup>20</sup>作者在文中透過調音師提到「也許連背叛都稱不上，只是一句玩笑話被我當了真」，<sup>21</sup>我認為對於調音師而言，由於他的自卑，他不認為在這段感情中兩人間是平等的關係，兩人之間感情並不是建立在對彼此的信任與尊重，或甚至是愛，而是他在尋求鋼琴家單向的認可，這從他生長背景就可以找到答案：

---

<sup>19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112

<sup>20</sup> 王德威，〈問世間，琴為何物？——郭強生《尋琴者》〉，頁 15

<sup>21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111

在家裡，因為父親不知道要如何面對我這個怪胎，一看到我窩在餃子店的角落，手指像癲癩發作似地在空中躍動的景象他就一把無名火上燒。在學校裡，老師不收我分文在放學後幫我上鋼琴課也惹來側目。<sup>22</sup>

……

我不幸成為班上那一群永遠精力無從發洩的野獸挑中的霸凌對象。……我最怕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被他們發現，放學後我竟然還裝氣質跑去彈什麼娘娘腔的鋼琴。<sup>23</sup>

從此可知，調音師的鋼琴之路，是由邱老師作為他的啟蒙老師，然而，除了邱老師之外，並沒有其他支持他的人，反而都在他心裡產生不可磨滅的陰影，使鋼琴對他人而言，並不是一個受人喜愛的興趣，在生長的環境中，從來都只有周遭人的厭惡甚至是憤怒，使得獲得認可成為他內心最大的渴望。

另外，從他在對於鋼琴家這個職業時，他表示「比起舞台上，只能孤伶伶地面對每一場演奏的不可知，我以為，成為幕後被某人完全信任與依賴的對象，或許那才時比較幸福的」，<sup>24</sup>作者藉此凸顯出，調音師擁有極高的天賦，不作為鋼琴家，反而嚮往成為調音師，其實也代表著他在追求的是「信任與依賴」，但是從調音師對這個職業的描述來看，他所追求的僅是他人對他的認可，他並不奢求成為依賴他人的那個人，「不是伴奏，不是伴讀，而是做為一個類似於鋼琴演奏家身邊，調音師那樣的角色」，<sup>25</sup>呼應了鋼琴對於調音師的意義。

作者在描寫調音師「聽到自己的心跳」，與他對於調音師這個職業的追求的部分，其實都在呈現著調音師內心對於他人認可的追求。鋼琴對於調音師而言，代表了他內心中存在從別人那裡獲得的認可與否，也呈現了對於他這個人而言，「認可」對他的意義，是一種類似於他人對他的信任、依賴，或是成為一個演出前手忙腳亂鋼琴家的定心劑。

## 五、 鋼琴家的「愛」與「無愛」

鋼琴對於鋼琴家而言，代表了鋼琴家對於無法再回報母親的失落。在鋼琴家的故事中，作者藉由調音師與鋼琴家母親的相遇，鋪陳鋼琴家的身世背景，並藉由調音師與鋼琴家的對話，延伸提到了鋼琴對於鋼琴家的意義：

一個在國際上成名的鋼琴家，與一看就知道風塵出生的母親，如果換到今日狗仔文化當道，勢必不會放過鋼琴家是某政要私生子這條勁爆新聞。

本以為鋼琴家與我有著相似的天才困擾，結果他告訴我，從小苦練就是想

---

<sup>22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53

<sup>23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56

<sup>24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95

<sup>25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95

為母親爭一口氣。<sup>26</sup>

從這段文字中，作者透過文字直接的告訴我們，對於鋼琴家而言，他在鋼琴上的追求，是為了使自己能在國際間發光發熱，使他的母親為他驕傲，不再因為第三者關係而被人看不起。而下一段，作者藉由調音師表示「只是他的恐懼，一開始我不能懂」、<sup>27</sup>「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年代，多年後才懂得，竟是世紀末風暴的寧靜」，<sup>28</sup>為鋼琴家的故事埋下伏筆，為何國際知名的鋼琴家對於他的未來的鋼琴生涯感到恐懼？他恐懼的究竟是什麼？

除了文章中寫到的「如果沒有更上一層樓的突破，等於已經是在走下坡的老面孔」，<sup>29</sup>呈現鋼琴家在世界鋼琴的領域中，儘管已經有些許成就，但仍然不是樂壇中會被大家記得的角色；另外，郭強生在描寫鋼琴家聽顧爾德的鋼琴專輯時，鋼琴家對於經過預錄，甚至是修音過的鋼琴音樂感到十分不屑甚至是憤怒，然而同為鋼琴演奏家，為何鋼琴家要對於非現場演奏感到心裡不平衡？作者藉由顧爾德拒絕公開演出的故事，鋪陳文章前段「世紀末風暴」的原因，並藉由調音師的話呈現這個世紀末風暴的不可避免：

欸，也許，他不是真的放棄了演奏會喔，而是放棄了某種期待。像是一種戒斷的手段：故意不再演出，宣示自己從此與某種最愛一刀兩斷！有沒有這種可能阿？<sup>30</sup>

為何顧爾德拒絕現場演出是一種藉斷的手段？作者在段落後半段解答了所謂世紀末風暴，就是C D世代的來臨，現場演出勢必不再受大眾所追求，而鋼琴家「在聽到我（調音師）的無心之言後，頓時眼中流露出一種既訝異又痛苦得表情<sup>31</sup>」，除了呈現了鋼琴家理解了顧爾德放棄現場演奏的無奈，也呈現了C D世代的不可避免，使他對鋼琴的追求成為不可能。因此，可以知道鋼琴家認為他無法為母親爭一口氣。然而，鋼琴家在樂壇中具有一定的聲望了，某種程度他也為他母親爭一口氣了，他在追求的到底是什麼？作者藉由舒伯特的故事暗示了答案：

有了音樂就足夠了嗎？還是說，他追求的從來不是揚名立萬，而是因為面對那份空虛、那種對無法滿足的愛慾渴求，所以才留下了這些創作？如果放棄了對愛的渴求呢？<sup>32</sup>

---

<sup>26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93

<sup>27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94

<sup>28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95

<sup>29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94

<sup>30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101-102

<sup>31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102

<sup>32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101

解答了對於鋼琴家現場演奏的追求及事業走下坡的焦慮，並不是因為無法成為留名青史的鋼琴家，而是因為他想為母親做些什麼，背後一種想給母親的愛，卻無法再愛的失落。他對鋼琴的追求，直接的反應在他對於成就的追求、現場表演的執著，而背後代表著的就是回報母親撫育之恩，一種渴望報答的愛；同時也解答了為何鋼琴家對於預錄與修音過的音樂感到不屑，是因為現場演奏對他而言是具有意義的，是他做為感情的目標與對於愛呈現的方式，而非現場演奏，就無法呈現他對於母親愛的追求，也就無法滿足鋼琴之於他所代表的意義。鋼琴之於鋼琴家，呈現的是因為無法更進一步的追求對母親愛的回饋，渴求愛卻無法愛的無奈、失落與痛苦。

## 六、 結論

綜上所述，《尋琴者》中角色們對於琴所產生的情緒與行為，皆反應出他們在真實感情世界中所嚮往的情感，換句話說，他們皆「期待」自己在關係中所缺乏的或所不能的。以愛米麗來說，她不滿意與林桑之間的感情，但無論怎麼改變這段情，他仍對於這段感情不滿意，他所缺乏的是來自林桑的關心，他所追求的也正是別人對於他的關心，正是他在婚外情中所獲得的；對於林桑而言，他在乎的僅是受父親的影響，家裡要有一個音樂家，僅此，他以感情中互相滿足作為他的感情觀，愛米麗作為並提供音樂家給林桑，而林桑提供金錢給愛米麗，他認為這段感情兩方都已經滿足而不再對情有所追求；而對於調音師而言，由於生長環境使他成為一個自卑的人，對於他而言，鋼琴代表著他對於認同的渴望，音樂家的背叛使他破壞了琴，而林桑請他教琴又讓他聽到了自己心跳；而對於鋼琴家，他所渴望的就是愛，一種對於無止境渴望愛母親的愛。

《尋琴者》一書是郭強生根據自身過去十三年的迷惘與自我懷疑所寫的一本書，呈現他對於情感的體悟「最後能救贖自己的，原來仍是惟有這種旁人眼中彷彿自虐式的追求而已」，<sup>33</sup>藉由鋼琴投射了角色內心最真實的想法，呈現角色沒有說出的情感。回過頭審視這本書的書名，尋琴者除了代表著郭強生對於生命體悟的總結，也代表著故事中的每個角色，對於各自內心深處的感受，而產生的有所追求。藉由「琴」暗示每個人在人生中對於「情」的追求，而書名中的「尋」，表達了人之於內心的期待，在未知的情感世界中努力的行為。郭強生藉由小說的「虛」與個人經驗的「實」並行，呈現了「人就是尋琴者」的事實。每個人都具有一個與生俱來的「共鳴程式」——尋琴之於尋情——是找尋內心的一種渴望，想要獲得的一種情感寄託與共鳴，就是呈現我們情感的狀態以及一種被滿足的振動。鋼琴只是作為感情的媒介，他呈現的是大家內心所期待的，但同時也表現出了感情中的深情、隱忍與複雜。

---

<sup>33</sup> 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，頁 222



## 七、 參考資料

王德威，〈問世間，琴為何物？——郭強生《尋琴者》〉，收入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（新北：木馬文化，2020年）。

台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，

<https://db.nmtl.gov.tw/site4/s6/writerinfo?id=1484>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12月19日。

郭強生，《尋琴者》（新北：木馬文化，2020年）。

劉岩，〈聲音文化研究：界說、類型與範式〉，《外國文學》2021年第6期。